



## 风流的速朽

这些确实存在但又恍若不存在的小人物身上，什么都没提，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

《风流一代》表现的风流是速朽的，就像在2006年的奉节，巧巧夜色中离开躲避她的斌哥，紧接着就是2022年，年老的斌哥离开重庆试图去珠海找一找生活下去的机会，这种变化在电影里只在眨眼间，风流的消逝和镜头语言一样，悄然而迅速。风流的速朽性能够凝练概括“八十年代的新一辈”的青春变化，这一概括既有特殊性，也有普遍性。贾樟柯导演以身入局，将悲怆而沉郁的书写寄托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时代里，以此实现特殊性写照。有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，也有人被拉拽、被冲刷，踉踉跄跄，以各种姿态向前。影片的英文名《Caught by the Tides》，直译过来是“被潮水困住的人”，片中的赵巧巧在整部电影里没有一句台词，同样的，斌哥话语也不多，提起他们的青春，或者他们回想起自己的青春，会感觉并未完全地绽放，就已经年华老去，甚至没有太多的慨叹。

在电影呈现的2022年，人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青春，潘哥身边的年轻人向斌哥介绍着当下的新事物、新门路，他代表的是一群想要抓住时代风口机遇的人们，这些人看上去活络、张扬、光彩照人，然而这群正青春的人，是否也会面临新的困惑呢？他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，仍然受到信息爆炸的困扰，日常生活被连绵不断的信息流所环绕，进而陷入浮躁、空虚、焦虑的泥淖之中。时代的潮流仍然会带来很多砂砾，当线上生活侵占了更多的时间之后，人们回忆起自己的青春，可能也会有一种恍惚感，现实生活的纹理慢慢被磨平，反而没有对青春的深刻感悟。

或许任何一代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，都会有一种恍若隔世又似在昨天的矛盾感，电影《风流一代》实际上是在一群人青春不再后，对过往二十年的深情回眸。以某种方式记录一代人青春的演变、风流的消逝，已经提供了所谓的参考。人生本就没有剧本，命运的河究竟流向哪里，下一代人又有怎样的生活，人们永远不得而知，这样的参考也不具有意义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学生）

绘就一条“变革一代”的命运曲线。

什么是风流？贾樟柯试图用一部电影给出答案，可尝试的结果是渺茫的，《风流一代》描绘的不是风流，却是风流的转瞬即逝。“风流”首先作为一个形容词出现，电影前半部分，夜场舞池中翩翩起舞的赵巧巧青春、靓丽、活力满满，斌哥混迹于建筑工地、桑拿洗浴和码头之间，那时的他有野心、有行动力，无论在山西大同还是重庆奉节，无论各行各业、各路人等，镜头扫过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，都有一种不由分说的青春在激荡。

但如果导演回顾过往，用“风流”这种俗滥的词来形容自己这代人，似乎显得过于顾影自怜，电影第三部分里，赵巧巧从前光滑白净的脸庞布满皱纹，从前威风凛凛的“斌哥”现在垂垂老矣，当人物形成对比，时间便拥有了张力。就电影的呈现来看，这份张力没有剑拔弩张，只是轻轻拂过，时间就是这样在人



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流走的，这就引出“风流”的第二层含义，时间就像风一样，慢慢流过这个时代，言语间可以看到片中人物躁动、挣扎、变换的种种肌理，它不止是对一代人的形容，而是对一代又一代人的形容，李白谓“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”，这样看来，这部电影就跳脱出了导演在从前的电影里着重呈现一代人

面貌的手法，从三维的空间呈现转而变成四维的呈现。

如果说《小武》《站台》《三峡好人》等电影描绘的是特定时代中一代人的生活样貌，那么《风流一代》就是在刻画时代风口如何在个体身上呼啸而过的，它的主题更宏大，站位更高远。贾樟柯将时代奔涌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力，概括到像赵巧巧、斌哥

## 伪心理学短视频的坑如何填平

近日，各类以“你以为正常，其实是×××的行为”为标题的心理分析短视频“走红”短视频平台，这些视频通过总结某种人格或心理问题的特征，在线为网友“诊断”人格，如“NPD”（自恋型人格障碍）、“BPD”（边缘型人格障碍）、“ADHD”（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）等专业术语及其特征也被很多年轻人所熟知，成为“网络热门人格”。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直呼，本来以为自己拥有健全的人格，刷了几个视频，才发现自己原来“不正常”。（12月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如果你自私自恋、嫉妒心强、不爱自我反省，那你可能是“NPD”（自恋型人格障碍）；如果你喜欢独来独往、爱逃避问题、对

亲密关系持悲观态度，那你可能是“回避型依恋人格”；如果你缺乏主见、情绪不稳定、社交能力差，你甚至可能是“轻微智障”……这是短视频上的“心理学家”常见的诊断思路，诊断心理问题仿佛做连线选择题一样，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，既简单又直接。然而，这样的分析思路真的适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吗？显然不是。事实上，这类短视频往往既不科学，也不专业，甚至充斥着大量违背心理学的内容。

心理疾病诊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既需要收集大量资料，还需要长期动态观察当事人的表现，即便如此，真正的心理医生也会十分谨慎地下结论，毕竟心理疾

病的标签一旦贴错，就会对当事人产生诸多不利影响。然而，短视频上的“心理学家”却没有这些顾虑，不少当事人没病也能被他们诊断出病。一方面，即使本人不完全相信，心里也难免会留下一些疙瘩，甚至不排除有人因此长时间承受“疑病”的困扰，最终导致真的出现心理问题；另一方面，真正存在心理疾患的人，反而可能被他们漏诊、误诊、错诊，让当事人付出健康受损的代价。

在信息化时代，服务快餐化、思维简单化、专业知识社会化等，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。在短视频领域，穿上白大褂就算“医生”，虚构一个病情就算事实，表演一段节目就算见证疗效，对治病有些

许辅助作用就算“神药”，只要人气足够旺、流量足够大、带货足够多，一些人根本不在乎这是治病还是误导。

一些自称是心理专家的博主实际上往往不具备行医资质。在我国，只有精神科医生才能进行相关心理疾病的诊断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像心理咨询师、心理医生这些虽然也参与心理问题处理的人员，也不具备诊断权，更何况是在网络上真假难辨的“心理专家”呢！

生命不可亵渎，健康不容践踏，在涉及生命与健康时，短视频

主播们理当有所敬畏并自设红线。网民更应该做维护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对于短视频上的医疗与养生内容保持警觉。把疗效夸得天花乱坠，接下来往往是欺诈，切莫一不小心将骗人的话当真，从而掉进短视频伪心理学的陷阱当中。

假医生、伪心理学家等，在互联网上变得越来越活跃，与疾病和药品有关的暗语也层出不穷，应该引起相关平台的注意。短视频平台应该加强内部监管，继续净化网络空间。只有让不监管者被监管，让失察者被查，包括医疗养生内容在内的短视频领域种种乱象，方能得到有效治理。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